

一部当代城市女性生存的情调小说  
打开男女隐秘情感的现在时

# 你挡不住你



叶梓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你挡不住你

叶 梓/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你挡不住你/叶梓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7

ISBN 7-5387-1546-0

I. 你…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6114 号

---

## 你挡不住你

---

作 者: 叶 梓

责任编辑: 文 欢 郭力家

责任校对: 文 欢

装帧设计: 老 家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51 千字

印 张: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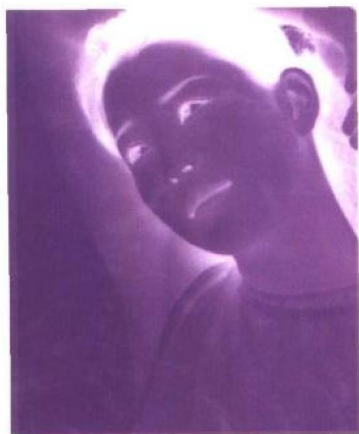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

书 号: ISBN 7-5387-1546-0/I·1486

定 价: 22.00 元



■ 一个女大学毕业生、一个浑身是梦、天生水做成的美人坯子——谁能挡得住这样一朵盛开的裙子？

■ 初恋撕碎了吴依桐干净洁白的衣衫，搅醒了少女深处的渴望。贾厅长以一个成熟男人的成功和魅力迅速覆盖了吴依桐娓娓摇曳的全部身影。

■ 沉醉中的人儿不愿睁开眼睛。眼睛之外很多不测的事情正砸向温馨情梦。

■ 贾厅长突然被收审。

鲜活透明的侄女一夜之间沦落成为坐台女和毒贩子。

■ 深夜，精神错乱的笛笛潜入吴依桐的房间，她只有一个念头，要像妈妈那样杀死面前这个女人——

■ 这是一个挡不住的城市夜晚。

# 目 录

|       |                 |
|-------|-----------------|
| 楔 子   | /1              |
| 第 1 章 | 女人一孤独脚下就有路 /3   |
| 第 2 章 | 风挡不住月 /27       |
| 第 3 章 | 野菊花寂寞而热烈地开着 /48 |
| 第 4 章 | 强硬的爱 /63        |
| 第 5 章 | 破蛹而生 /79        |
| 第 6 章 | 云雨情身 /103       |
| 第 7 章 | 一条花瓣四溢的河 /118   |
| 第 8 章 | 人与桃花相映红 /135    |
| 第 9 章 | 魅力的征服 /152      |

- 第 10 章 圈内圈外 /166
- 第 11 章 谶语人生色空相空 /176
- 第 12 章 谁挡得住谁 /191
- 第 13 章 罪恶在别处 /209
- 第 14 章 请君入瓮 /219
- 第 15 章 影子的叹息 /230
- 第 16 章 花季之乱 /243
- 第 17 章 没有通向天堂的路 /266
- 第 18 章 桐花纷落春犹在 /295

## 楔 子

亚得里亚海中的维纳斯，  
在水面上露出白里透红的躯体，  
胸部滴下珍珠般的水滴，  
背衬着半音节的乐声。

蔚蓝色的碧波掀起了穹隆，  
像圆圆的乳房高高耸起，  
合着轮廓完美的乐章，  
发出爱的叹息。

——戈蒂叶《珐琅和浮雕玉石》

你还不明白吗？正是我的失身才使得你对我如此疼爱。正是我的屈辱才使你和我如此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我为你付出的——灵魂与肉体的代价，才使得我像我现在这样爱你。

——阿巴思诺特

男人总是聪明得太早顿悟得太晚，男人先天的骨骼架构全是直奔现实的功利的；男人没事儿就想顶天立地，他们把好多山川河流改来改去，改完了匆匆忙忙又走了；男人活了一辈子只是在签名簿上告诉人家本人已经到此一游。从灵魂上看，男

人永远是个孩子，又贪婪又自欺；男人发明了无数人间奇迹，却一直没能真正发现女人的魅力和温馨的永恒。年轻的时候，为了梦想，他可以过没有爱的生活，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根本就是一个枯萎的园子，没有阳光，没有玫瑰花，没有会唱歌的夜莺。他以为杂草丛生、枯枝满园就是庭院的风景。如果人的一生可以从死到生，从老年到少年，他肯定会选择与现在迥然不同的生活。

女人生在梦中活在水里，女人的梦想在所有季节都会盛开；女人把爱情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爱在她们的生活里衍生出独特的气候，或春或夏或秋或冬，所有的心愿都在适宜的气候里生根、发芽，长出灿烂幸福的叶子，被生活的车轮载到人生的尽头。

男人是现实的，女人是理想的。无论现实或理想，从他们降临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承受热恋、销魂、欺骗、背叛、软弱与无奈——这就是城市男男女女无处藏身的声声叹息。



## 第1章

# 女人一孤独脚下就有路

吴依桐和汪羽明的冷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晚上，汪羽明翻箱倒柜，在十平米的屋子里像个兔子窜来窜去，吴依桐感到好笑，但始终保持沉默。她想给汪羽明一个教训，这次的冷战不是那么容易缓和的。吴依桐绝不开口，一旦她问了什么，说了什么，汪羽明一定会借题发挥，找出许多俏皮话搞笑的。

吴依桐开始就是这么被汪羽明吸引的，但两年时间过去，汪羽明的幽默、才情便在满不在乎的性格里像糖样化去了，吴依桐再不会用满怀欣喜和欣赏的眼光看待汪羽明。汪羽明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变本加厉地搞一些小动作逗吴依桐开心，但贫乏的生活里小把戏也是那么的苍白，就像暗夜里的一盏孤灯却在闪烁的虹霓前炫耀一样，自然是没有光彩的。

吴依桐懂得汪羽明，他的才情是外露的，以至于奢侈到浪费的程度。他随手可以设计出一套很“酷”的牛仔衫，绝不比街上任何十八、九岁的男孩扮“酷”的衣着差。他的眼光是敏锐的，从一个人领带的颜色、衬衣的牌子、甚至于西装裤下袜子的花色就能判断出他的性格、他的修养、他的身份。他把自己的见解统统灌输给吴依桐。刚开始，吴依桐甚至怀疑他读过

服装设计类及心理学的课程。但他并没有。这只是天分，就像峭岩里长出一株灵芝草。

大学毕业两年，汪羽明呆在一家小报社，安分守己、知足常乐，像小河里的一条木船，摇着日月，但船里的米是不多的，甚至不能保证他和吴依桐不挨饿。

而吴依桐，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她性格中有的是坚韧和果断，自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起，她就像丛林中寻找猎物的小豹，瞪着敏锐的眼睛寻找机会。

她放弃了回县城从事一份待遇不薄而轻松自如的工作，和男友一起来到省会阜门市。她不同于汪羽明，两年的时间里，她像跳跃的音符换了四个单位，每个“合唱团”都没有给她用双手换取足够的银子的机会，所以就不能成为长久的容身之所。

她跳得有点累了，便把目光投向了她认为是一块璞玉的男友汪羽明，她希望他出人头地，有所作为。一个男人满足于每个月只挣够油盐酱醋茶钱，在她看来是一种浪费，除非这男人是个草包。她吴依桐的男友当然不会是草包。

汪羽明见这次和好无望，满床满地的东西似乎都瞪着眼睛张着嘴巴嘲笑他，便把自己的衣服胡乱丢进背包，他慢慢拉上拉链，站起身。

吴依桐并没有挽留他。汪羽明叹口气，无计可施，他是被吴依桐的沉默推出门的。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吴依桐有点儿累，烦乱的心绪像一圈圈荡不散的涟漪。她想用手抚平，越抚心底越是繁乱。

“这是为他好，他需要刺激，他在许多方面都有天分，为

什么要死守着小报编辑的泥饭碗？没准他能成为21世纪的范思哲呢！”

这样想着，吴依桐开始收拾房间。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把汪羽明丢出来的自己的内衣裤重新放进一只半旧的木箱，木箱呆板地半张着嘴，像有一句话没说完似的。

已经夜里十点钟了，隔壁传来床“吱吱呀呀”的声音，夹杂着男人粗重的喘息和女人忽缓忽急的呻吟。这是每天上演的奏鸣曲。

吴依桐知道自己又要失眠了。她租住的这间小屋原来和隔壁是一大间，房主人为了多收点儿租金，就从中间用木板隔开，又抹上白灰，租给了两户。隔壁的小夫妻也许是新婚吧，有着旺盛的精力和不衰的热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折腾得精疲力尽之后才入睡。吴依桐用枕头压住耳朵，可女人发情的呻吟声似乎越来越强烈，就像厨房里被驱赶的老鼠，越赶它越跑跳得厉害。吴依桐身子紧绷绷的，她想起汪羽明强有力的臂膀，手心有点儿发潮。她有点儿后悔赶汪羽明走了。

蒋涵薇来找吴依桐的时候，吴依桐还在补觉。这是个星期天，蒋涵薇打电话知道吴依桐又和汪羽明闹矛盾了，就拉吴依桐出去散心。

“去哪儿啊？”

吴依桐揉着眼睛，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你这懒虫，别问了。去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钓鱼。”

蒋涵薇说着，把挂在墙上的牛仔裤扔给吴依桐。

蒋涵薇和吴依桐大学同班，有人戏称是“并蒂莲”——两朵班花，不相上下。

蒋涵薇长了一张瓷娃娃脸，皮肤光洁，笑的时候光彩照

人。有的男生曾说蒋涵薇乍看上去像是阿茄莎·克里斯蒂《万圣节之死》中漂亮而愚蠢的罗丝玛丽，这话只有了解蒋涵薇的人才知道是多么地幼稚可笑。她漂亮，骨子里的聪明却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

“你们这些政府官员惟知淫己取乐，却不晓得百姓疾苦，钓鱼是贵族运动啊，我辈小民为生存营营役役，哪有心思钓鱼。”

吴依桐每次看到蒋涵薇都牢骚满腹，也难怪，蒋涵薇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比吴依桐强，可她有几门好亲戚，大学毕业就顺利地进了政府机关，拿吴依桐的话说是做了政府粮仓的“硕鼠”，而自己，凄凄惶惶地，被蒋叫做“街鼠”。

蒋涵薇对吴依桐的话不以为意，“诗经云‘竹竿，以钓于淇’。钓鱼是意趣高远的文化，你这白痴不知其中内涵？”

“论诗词歌赋我不如你。可你这官腔官调又让我心烦，才做了几天政府随从，就变得这么官味十足了？文化？现在遍地都是，喝酒是文化，饮茶是文化，洗澡是文化，麻将文化，跳舞是文化，饮食是文化，男女是文化，我是文盲，没文化。”

吴依桐说着，已经套上了一件黄褐色宽松T恤，从门后的塑料绳上拽下一条半湿的旧毛巾，端起脸盆往门外走。

“你这杠头，我可是为你好，看你那冬瓜脸没个笑纹才寻个机会找你的，去还是不去？”蒋涵薇看吴依桐走出门，像有点儿生气的样子大声问。

“跟着你这文化人沾点儿文化气儿，我当然不会错过机会。”吴依桐又回过身打开门冲蒋涵薇说。

走出曲折折的民房小巷，两个人到了大街上，蒋涵薇抬手拦了辆的士。

“坐的士去钓鱼？喂，你的竿呢？”

吴依桐说着，看看只背一个时髦小皮包的蒋涵薇问。她当然知道票蒋涵薇是能想办法报销的，只是去水库的路可远着呢！并且，蒋涵薇穿一件短皮裙，拿一只小手包，像去逛商场的样子。

“我一个亲戚拉我去钓鱼，我顺便带上你，看你闷闷的样子，怕你成神经病。”蒋涵薇边说边把吴依桐推进车里。

“你就这么腐蚀革命群众啊？”吴依桐说。

“你真是不识抬举，多少人想被腐蚀还没有机会呢。”

“现在我们领导阶层没权了，要靠人民公仆给饭吃。”

吴依桐半含酸地说。

“你又不是工人，充什么领导阶层？再说我不过是一普通职员，更算不上公仆。现在看来倒成了你的公仆，你真威风啊。”

“这话我爱听，心里舒坦。”吴依桐笑着说。

好在蒋涵薇只顾和出租车司机说要走的路，对吴依桐并没有理会。

吴依桐借着车上的镜子抿了一下头发。她一向素面朝天的，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化妆的样子反而比化妆更动人一些。

她继承了父母脸部的所有优势，一张象牙色的光洁的脸，没有丝毫瑕疵，略有点儿上挑的眉和削瘦的下巴显得优雅而富有生气，清澈的眼睛像阳光下的两泓清潭。

她乍看上去并没有灿若春花的美，但你还是要忍不住看第二眼，第三眼。这时候，你会发现她那张线条柔和的脸扑面而来的一股芬芳的女人气，让你的心像被什么抓了一把。

没有几个男人能抵挡这样的诱惑，没有女人能不嫉妒这朝阳般的亮丽和甜美。汪羽明曾说吴依桐是绝无仅有的，说她是

水仙的眼睛，玫瑰的笑脸，风信子的神态。说她是一条布满花瓣的河床，绕过她身边的风似乎都能唤醒人的欲望。吴依桐对汪羽明的话全当笑话。但她知道自己是美的，这是一种让人骄傲的美。吴依桐长长的披肩发顺着风飘到肩上一绺，又有一绺遮住了眼睛。她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白发夹，顺手把头发别起来。

几乎成了习惯，吴依桐只要一出门，总显出精神焕发的样子，或许是求职次数多了，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成了定势。她要给人留下精干的印象，哪怕只是一缕头发也绝不拖泥带水。

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曾给自己列过一个“黄金人生计划”，而最近的五年，她的目标是有自己的轿车、房子、手提电脑。要实现这些目标，她必须做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人，只有这样，她的未来才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才是光明灿烂的，才是充实幸福的。她总把这些目标放在脑子里，因为她坚信哈利·爱默生·佛斯迪克博士的一句话：“在你心灵的眼睛面前长期而稳定地放置一幅自我形象，你就会越来越与她相近。”

无疑，吴依桐为自己设计的是成功女性的形象，虽然社会并没有像吴依桐想象中那样给她提供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并且，她还一次次经受了挫折，但这并没有折去她的锐气。年轻，就像一张未经兑换的彩票，随时都有中奖的可能。吴依桐深信这一点。

蒋涵薇打开小镜子，抿了一下双唇，好像有一个念头在唇间跳了跳，又被她用笑赶跑了。

出租车停在省政府宿舍大院门口。一辆黑色奥迪响了两声喇叭，蒋涵薇拉着吴依桐走了过去。

上了车，吴依桐才发现除了司机，车后座上还坐着一个

40 来岁的男人。蒋涵薇亲切地叫他“贾叔叔”，吴依桐冲他略微笑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心里却有几分不自在。她不知道自己该坐哪儿。

“贾叔叔，这是我大学要好的朋友吴依桐，您不介意我们一起去吧？”蒋涵薇说着，自然地给吴依桐拉开前面的车门，自己则坐到“贾叔叔”的身边。

“小蒋啊，我是不介意，就怕你同学认为和老家伙在一起扫兴啊！”

“贾叔叔”声音宏亮、爽朗，吴依桐听着有点儿特别，觉得那好像是一种水漫过硝石的声音。

“我从没钓过鱼，到时候您别笑话我就行了。”吴依桐略微偏过头说，心里却在想：也许并不是蒋涵薇的什么亲戚。并且，岁数还不算大却自称老家伙，这是不是一种官腔？好像只有领导才有这种把“老”当作资历的做派。

“贾叔叔难得出来钓一次鱼吧？”

蒋涵薇边说边从手包里拿出一包口香糖，先递给“贾叔叔”一块，被贾叔叔挡了回去。又递给吴依桐一块，剥去锡纸给了司机一块。

“忙里偷闲啊！钓鱼可以健身，可以怡情，可就是难得有时间。”

声音像被糖粘住了一般。

“那恐怕得等我退了休喽！”贾叔叔笑着说。

吴依桐看着郊外景色，一直没有吭声。半晌，她说，“记得哪本书上说，有大志向的人大都喜欢钓鱼。”吴依桐努力地放低声音，使话语听起来自然、不唐突。

“姜太公垂钓渭水，意在文王，他钓的是王侯将相，严子陵将钓台筑于富春江畔百尺山崖，是在钓誉，意不在渔。像我

们，凡夫俗子，只是为了放松一下，享受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感受一下‘闲情逸志钓鱼翁’的情境。”贾叔叔说。

“贾叔叔对钓鱼还挺有研究的。”蒋涵薇说。

“贾叔叔”的这番话倒让吴依桐有点儿吃惊了。她印象中，大凡领导，腹内只有酒囊，想不到这位贾某人肚子没腆起来，倒有几分才学，言谈之中竟透出几分儒雅。

“贾厅长曾任市钓鱼协会副主席呢！去年因为工作太忙才辞了。”一路不吭一声的司机说。

“怪不得贾叔叔总给人一种飘然的印象，真有点儿名士风采呢！”蒋涵薇不失时机地恭维道。

“名士不名士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返朴归真’，陶冶性情。”

吴依桐心内思忖着，原来这贾某人竟是厅长！40岁的厅长，意味着什么？前途未可限量。这样想着，吴依桐不由自主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她从不挑剔自己，但她常常问自己，看起来是否充满自信？她确信，自信的女人最有魅力。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绕过几个山包，车停在一幢木房子跟前。司机抢先走下车，去叩木房子的门。

吴依桐走下车，想伸个懒腰，又觉不雅，她朝“贾叔叔”笑笑，这时才看清他很高大，成熟的脸孔还不失英俊，一双眼睛很特别，有几分深邃，很专注的样子，但看人的时候又显得温和，亲切，笑容里也有几分亲和。“这里据说离姜太公垂钓的地方不足20公里，风景怡人哪！”贾叔叔活动一下胳膊说。

吴依桐长长地呼几口气。的确，平静的河湾，斜倚的古柳，低矮的山包，清新的气息，难得的清静之所，有点儿像“世外桃源”了。奇怪的是，这里空无一人。

木屋的门“吱扭”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老者。老者



70多岁年纪，头发全白了，身体消瘦，步态健朗，看上去却也是春风满面。一身家做的蓝布裤褂，一双草鞋，不由让人想起深山隐士。

“魏老爷子，又来叨扰了。”

贾厅长抢前一步，扶住老人的手恭恭敬敬地说。

“贾厅长太客气了。这两天灯花爆，我猜可能是你要来了。又有两个月没来钓鱼了吧？我还怕你把这儿忘了呢！”我忘了哪儿，也忘不了这儿。这儿的山和水还有魏老爷子在我心里长着根呢。”贾铁流笑声朗朗地说。“我老了，不稀罕，倒是这地方能清心怡人，能延人寿啊。”老人说着，把贾厅长让进木屋。

屋子里有点儿暗，吴依桐和蒋涵薇呆了一会儿才适应。木屋中央放着四方形一个木桌，四周几把椅子，屋角一张木床，床旁边是一个大木柜，黑黝黝地闪着光，一看就知道有些年头了。老人让了座，拎过来一个黑茶壶，四只黑茶碗，吴依桐见茶碗里飘着圆圆的叶片和一朵紫色的像野菊花一样的东西，感到纳罕。贾厅长端起碗，喝了一口说：“好茶。又是露水的叶子霜降的花？”

“是啊！去年露水那天我收集了一瓷罐花生叶儿，天还没明就摘的。这篮野菊是霜降那天我带着孙子采的。”

“怪不得您老越活越健朗，这山中的宝物滋养着您哪！”贾厅长又喝了几口说。

吴依桐端起茶碗喝了两口。水微苦，咽下去却又有一丝甜。不知是水甜还是花蕊甜。她看看蒋涵薇，蒋涵薇也在看她。看来蒋涵薇也是第一次来这儿。

“魏老，我给您带来一幅古画。先声明，是赝品。”贾厅长说着，招呼司机小李子。小李子早从车里拿过一个黑丝绒包裹的一尺见方的匣子，贾厅长打开木匣，从里面取出一轴画。原